

4

1327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9

魏文忠公集目錄

卷下之下

綱字第三十九

農秀第四十

情瑕第四十一

卷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序第四十四

總序第四十五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下之下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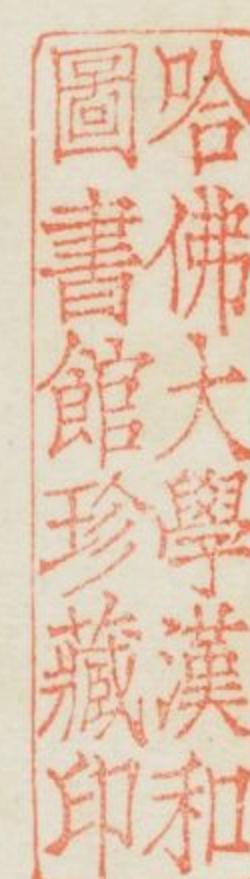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劉子文心雕龍卷下之下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栗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滅秦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氏缺。舊者尚周太史

鵠先作鵠未改

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真。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譏篇。及宣成二帝。徵習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楊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楊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

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誥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體。心旣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

纂元作纂許改

出元作函欽愚  
以改

須練釋。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  
詭異者。字體環怪者也。曹撝詩稱。豈不願斯遊。褊

心惡幽噭。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  
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  
於常文。則離離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

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

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  
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  
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

點音勝。元作點  
朱改

積文則黯默。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  
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列不無。若值而  
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  
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  
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  
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淮  
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  
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  
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

鉏鈿。元作鉏鎔  
朱改

妙音鏡

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蚩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朱轡傷曰隱秀  
一篇脫數百字  
不可復考

謝耳伯曰涼感  
動秋草上或然  
曲也句下必脫  
數行前云隱之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與而派生根。盛而頽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成化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涼飈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

李孔章曰涼颸  
怨曲上下信有  
脫文但後篇俱  
發秀美恐非脫  
秀之為用

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果也。或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輝輝。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

僭方作降孫改

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原之

字子期

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斯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卽之語每單舉一事指以爲情夫賞訓賜賚豈關心解撫訓執

權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爲已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闇

曹能始曰此段  
數得不是

謝耳伯曰卽當  
作醉

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  
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辨物之要哉。原夫  
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  
車貳佐乘。馬儻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  
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

首末作荃梅改  
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  
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首蹄。選勇而驅閭尹。  
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

久而彌光。若能櫟括於一朝。可以無愧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  
玷。千載弗化。令章靡收。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曾臚。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

叔元作敬孫無  
叔  
說改

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  
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  
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氣  
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鳬企鶴。滙辭鐫思。於是精  
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  
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  
襄宗  
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  
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  
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  
蘓秦事  
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  
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  
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  
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  
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蓀。務在節宣。清和其心。條  
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  
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  
弄闌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  
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榦。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

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

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節自會。

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四壯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畱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

以元脫沈補

鷄音脉  
次且音咨咀

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  
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  
尾相援。則附會之體也。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  
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今元竹今商改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  
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  
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  
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  
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  
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  
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  
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

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

費元作寒楊改  
窮元作窮殊改

漢書引逸書九  
交深貫知言之  
選

蓋元作無朱改  
樞音庵二字見  
國語

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渺。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哲。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寃樞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

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旣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

蓋元作非許改

梅子康曰清當  
作情  
棄元作築梅改  
塞音賽

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

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纏足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曾能始曰時序  
者風之遞降也  
觀風可與知時  
如薰風主夏朔  
風主冬之類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註日凡前熏風詩於元后。註真前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恭也。至大禹敷土。九註見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國風篇名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之後。角戰英雄。

六經泥蟠。百家駁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  
權。五蠹六蟲。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  
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  
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  
譽。騶輿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  
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晦燁之奇意。  
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連接燔書。高祖尚  
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  
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  
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  
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柏梁展  
朝讌之時。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寬之擬奏。買臣負  
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  
名安名輩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  
采。莫與比盛。帝奉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  
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  
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

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懺。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謫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壁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王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固駟璫宣充融衡登

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

奏先作張舊  
度改

札元作禮張改  
端元作端張改

文心雕龍

于叔尤作子淑  
孫改

○耶○鄭淳○字楊修字

楊修字

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祚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取晏助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鄉公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諺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司馬懿名師名昭。

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名炎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真傳玄載協亢應傅三張之徒。孫潘岳夏侯湛孫孫焯擊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

徒九作從梅改

東哲尤作東哲  
孫改

曹能始曰東哲  
一作東哲六通

與升儲一句覺

披文建學。劉刀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蓡。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

晋二帝

晋二帝

榆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

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二帝安恭已矣。其文史則

有袁殷之曹。高松仲丈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

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

極迭邇。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

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

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老子為柱下史文帝彬雅。秉

文之德。譯駁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

帝元曉梅補

帝劉松

義隆

莊子為漆園吏

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颺起。王袁聯宗以龍章。譯駁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  
成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大惠太子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

梅子庚曰遐疑  
作熙

充一作光

曆方興。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轡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蟻駒步。陰律凝而丹鳥螢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

濁音標兩去聲

衆音追

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灑灑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嚙嚙學草蟲之韻。皎日暨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瓊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

曹能始曰是以  
四序四句此風  
雅也

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廻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曠曠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旣○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圓。焜耀似縟錦之肆。即徐志。二會遠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扦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

敷元作教曹改

襄元作棄曹改

游吉

子卯

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睢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苟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頽。陵軼飛兎。議揠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孺子長純史。而麗縛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

嵇子庚曰人多  
贊誤

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楊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字仲子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

先元休充王改  
趙音墜

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龍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傳之未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脰。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無力。延壽繼志。壞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移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蔡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王逸不字文考

趙壹

字元才

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

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勣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儕。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憮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

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

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

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

那鄆。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

前修。何晏景福。賦克光於後進。休璫風情。則百壹標

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

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

短章。奕奕清暢。其鷁鶴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

思奇才。業深覃思。盡粹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

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京。賦賈餘於哀

誅。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

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

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

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

多規鏡。傳咸字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幹之實才。非羣

華之韓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辭美。夏侯孝若。具

體而皆微。曹據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

名淳

孫子應貞字

殿賦

應璩

賦

詩

子寶光作子寶  
福改

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于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驥。故卓而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語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

曹能始曰敬禮  
丁儀字

李緒劉表之子

即應上漢武秦  
皇班固書植樓  
護

文心雕龍

樓護字

如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麌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自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麌。楚人以雉爲鳳。魏民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易徵謬。乃若是。

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仞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浍。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

斯術旣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思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楊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鐘萬鈞。后賦師曠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贊音讎

梅子庚之字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  
樸斲成而丹贊施。垣墉立而雕漫附。而近代詞人。  
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  
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  
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  
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  
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  
正平狂慾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慪恫以  
審貞憲  
梁興

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鋪啜而無恥。潘岳詭

二帝

賈誼  
郭后

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

楚恨慢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

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

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汚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

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

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鬻

俗。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

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

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

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

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

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渭流所以寸析者也。名之

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

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

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

楊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

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

宋文公作齊賀元  
作賢與仲和改

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穀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綑中。散采以彪外。梗柂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負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勳梁北。雕而不

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涓子琴心見列  
仙傳

考元脫極揚廣  
文選補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效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自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

同梁書作甚

梅子庚曰梁書  
無生七齡以下

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肇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管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闕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

昭悵元作悟暢  
王性凝改  
曹能始曰產才  
雖是子類然會

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圓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折采。必籠圈條貫。摛神往圖。風勢幽遠。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昭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

其大全要之中  
云所以爲難

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瓊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鉛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旣沈予聞。眇眇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

護元脫許補  
謝耳伯曰沈一  
作洗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

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